

洞
云
第

綱鑑會纂卷之三

鄆瑯王世貞鳳洲編

○周紀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戊寅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智

初命三晉為諸侯

氏及韓魏趙是為六卿後三家皆為韓魏趙所滅

分晉地而有之至此始請命於天子為諸侯也

書法

初命者病周也

溫公曰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

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

故天子統三公率諸侯諸

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

問朱子脩為綱目托始威烈天子威烈何如

問孔子惜繁縷而與人
以邑襄王惜墜
禮而與人
以田
得失何
如

司馬光以命三家
為諸侯歸咎于天
子之壞禮持論固
正然其時周室陵
夷徒擁虛號不許
三晉時勢有所不
能守禮之說又何
貴焉

哉故繁縷少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
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
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
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
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割分其地天子既不
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
也先王之禮盡於斯矣

胡致堂曰

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末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

政之志急愛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
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大陰疑水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不得已
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後汰也不逞
服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滿也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為嗜欲
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嘖笑不苟誰敢
驕假大柄在已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
溫之類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
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
尹起莘曰嚴矣今晉之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考之遠史初六賞

綱目繼
魯史之
經筆記
始隱公
之意

有請命於周之謂大請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自康禮況實未嘗
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目於此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
筆猶託始隱公之意云爾通鑑取爲篇首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
之端爲萬代之深戒者也大王澤之斬白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
三家分晉始此固大地之大機也君子知是書首此不
徒以著禮制之失亦所以著古今世道史變之端也

自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
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
彊毅果決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
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自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
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
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

趙簡子
無恤

地為賢立以為後

甲瑤泉曰

智趙二家之存亡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

雖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歎之服未除即以銅料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怨之極也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簡子使尹鐸為

晉陽

古郡名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乎

繭音減

晉陽

抑為保障乎

繭絲者指賦稅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於稅而在藩籬此其所以保晉陽也

簡子曰保

障哉尹鐸損其

戶數損戶數則稅賦輕民力智也

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

尹鐸為少

輕之曰少

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胡致堂曰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知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脫身而得

免況為天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下者乎

羅康州曰

田文之志在於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魯桓之志移

知簡子仁暴之心何如蓋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為已服勤之地不然則繭絲之不可為塗人且不待問而知而尹鐸昧是乎哉後姚崇以

十事要論

亦此意也

目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

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王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出我我不為難

誰敢與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王上一宴而恥人之君相

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音納令蟻蜂藹音嗟螫皆能害人

況君相乎弗聽○目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

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

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以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

段規任
寬請對

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

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

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

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

無恤立是為趙襄子皐狼地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皐狼

襄子弗與智伯

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

趨向曰走

從者曰長子近

長子古邑名

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者曰邯鄲之倉廩實

邯鄲音寒丹古邑名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

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

屬附也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

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浸當作沒度二尺曰版

沈黿產

黿沈音沉黿音蛙民無叛意郤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在蔡攸

按戰國策明目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

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計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溫公曰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夫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

德才者德之資資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和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逐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唐荆川曰

智伯求地端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任章段規也接左氏言智氏貪而悞違智國之諫見其悞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悞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寧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可與共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

袁子凡曰

智伯欲攻風繇而先遺之大鍾方車欲伐衛而先遺之野馬白璧又伴亡其太子使奔衛然謀售於風繇而格於衛

者以衛用南文子之策而風繇不納赤章蔓枝之諫也他日伯帥韓趙魏以伐范中行氏已又求地於韓魏二國不愛萬家之邑以救之

一則曰伍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彼其蠱智氏者即智氏之蠱衛與風由也而卒不悟豈非惡盈其貫固天益之疾而奪其鑒耶不然何以其生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飲音出浸使器也謂酒器者非智伯之臣豫讓欲為

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七音此尺八釧也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人襄子室中塗廁襄

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

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癩音賴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吞炭為啞吞炭以變其音

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其妻不識其心何為其友與之志同所以知其欲為智伯報仇也

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孟長也晉六卿惟趙氏最長子乃為所欲

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質贊同古者士執贊見其

君在則委質為臣不復出疆載質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

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

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按戰國策襄子喟然嘆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

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賈誼曰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深伯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畜

也對曰中行眾人智我我故眾人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上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

然也

胡致堂曰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

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土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上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

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
雖大學之道不外是也

方正學曰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觀斬衣二

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口為讓者正宜諄諄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回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斯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袖手傍觀坐待戍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視然而自得者文讓之罪人也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

文侯斯桓子之子此言孫者恐非

文侯以十子夏田

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戰車前橫板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四方賢士多歸之

終政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賦之其僕曰君胡為式日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式段干木光乎

文侯師
子夏子
方
文侯式

周盤

卷三周威烈王

木之虞

德寡人光乎地段于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魏君請

相之段于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

攻魏司馬唐諫曰段于木賢者也而魏視之天下

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胡致堂曰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

於虞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

聽子方之論則知鐘吉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

其有得於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是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鑑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簞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

兩君將安之猶言何往也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

乃往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兩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獵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

之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好信則

傳令而罷亦可也不必冒雨而躬往也往焉而必以兩必以躬必以

羣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嗚呼好名如此以結人心而魏斯之在三晉

木之虞

相之段于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

攻魏司馬唐諫曰段于木賢者也而魏視之天下

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胡致堂曰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

於虞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

聽子方之論則知鐘吉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

其有得於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是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鑑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簞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

兩君將安之猶言何往也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

乃往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兩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獵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

之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好信則

傳令而罷亦可也不必冒雨而躬往也往焉而必以兩必以躬必以

羣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嗚呼好名如此以結人心而魏斯之在三晉

木之虞

相之段于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

攻魏司馬唐諫曰段于木賢者也而魏視之天下

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胡致堂曰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

於虞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

聽子方之論則知鐘吉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

其有得於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是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鑑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簞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

兩君將安之猶言何往也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

乃往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兩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獵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

之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好信則

傳令而罷亦可也不必冒雨而躬往也往焉而必以兩必以躬必以

羣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嗚呼好名如此以結人心而魏斯之在三晉

纂傳

矣

鍾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中山古之狄都也漢為中山郡今直隸真定府

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

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

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

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

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鍾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左方之聲高謂阼階東笙鏞之聲也

田子

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

言人君當明樂官擇而用之不

公明樂音也

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鍾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

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會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呂東萊曰

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驕人得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以驕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方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鑑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

成璜二子何如

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一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

五者足

以走

文侯上
相於李
克

三人君
皆師之

此言亦
庶民得
觀人之

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上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人十

起臣所進也西河春秋晉地今改太原府汾州是君內以鄴為憂鄴邑各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今河南彰

德府臨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屈姓也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

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上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

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真西山曰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

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賈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

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無幾得觀人之要
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
矣但當時曾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文有子夏聖門弟一流人物獨

周威烈王

要

問吳起殺妻求將同交候不疑而用之歟

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溫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

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會參母死不奔

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

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

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李兄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

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實貪也貪榮名耳毋死不歸殺妻求將是也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穰

田完之後先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善於用兵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

士卒最者高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羸糧羸音糧也與士卒分勞

病疽者疽癰也起為吮之吮吸也謂吸其血膿也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